

# 哲学实验的认知价值

刘小涛

**〔摘要〕** 实验哲学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引起了一些哲学方法论的争议。乐观者认为，哲学实验为哲学研究增添了新工具，甚或应该成为取代“扶手椅哲学”的哲学方法；怀疑论者认为，实验哲学是个尴尬的概念，或者在哲学上不结果，或者不免沦为经验心理学研究。通过将实验哲学方法和思想实验、广泛观察、密尔五法、科学实验进行分析比较，本文认为，应该参照科学实验来理解实验哲学方法的认知价值，它们不是发现哲学直觉的途径，也不能为哲学理论提供确证或证明，但它们确实是检验假说的有效工具，就像现代科学普遍使用的受控实验方法一样起作用。另外，除了检验性作用，哲学实验也有重要的探测性作用。

**〔关键词〕** 实验哲学；广泛观察；哲学实验；科学实验

## 一、引言

作为新兴哲学探究进路，实验哲学近些年在知识论、语言哲学、道德心理学等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像 20 世纪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实验哲学家也号召用新的哲学研究方法取代陈旧的哲学研究方法，不过，区别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是，他们的趁手兵器是哲学实验而不是逻辑分析。

实验哲学已引起我国哲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据我们所知，在语言哲学、知识论、道德哲学、行动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等领域，都有研究者在积极探索实验哲学的应用前景。同时，也有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实验哲学方法的认知价值。本文用“哲学实验”一词特指实验哲学家开展的实验工作，尝试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特别是以实验对科学的贡献作为参照系，来审视哲学实验的力量和局限。

根据实验哲学家的建议，通过实际从事系统的经验研究，“仔细审查人们关于各种案例的日常直觉，我们能获得重要的哲学见识”<sup>①</sup>。不过，关于这种经验性质的哲学研究，特别是哲学实验和哲学直觉的作用和认知价值，实验哲学家内部还有些分歧：一些有精神领袖气质的学者声称应该用“实验哲学”取代“扶手椅哲学”<sup>②</sup>，也有些性情温良的从业者认为实验哲学可以为“哲学家的工具箱里添加另一种工具”<sup>③</sup>。

实验哲学家对实验哲学方法的辩护，一般立足于两个论题：（1）哲学实验是发现哲学直觉的途径；（2）哲学实验可以为哲学理论提供经验性辩护。<sup>④</sup> 怀疑论者对哲学实验方法的质疑，一般也立

作者：刘小涛，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liuxiaotao2000@163.com。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动物行为的心智主义解释研究”（22BZX023）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③ 约书亚·诺布、肖恩·尼克尔斯：《实验哲学》，2、11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② 在美国和中国的学术报告场合，笔者都听到过实验哲学的主要倡导人斯蒂芬·斯蒂奇教授表达这一论点。

④ 也有研究者论证说，对于回答概念分析性质的问题，实验哲学也是有效的方法。参见 M. Balaguer.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X-phi”. *Synthese*, 2016, 193 (8): 2367–2388。

足于两个论题：(1) 实验哲学不是发现哲学直觉的恰当手段；(2) 哲学实验或者在哲学上不结果，或者沦为经验科学研究。<sup>①</sup>

我们的观点是，哲学实验不是发现哲学直觉的途径，也不能为哲学理论提供确证或证明。不过，哲学实验是检验假说的有效工具，它们就像现代科学普遍使用的受控实验方法一样起作用，给定哲学探究仍然有许多“和经验密切接触”（借用蒯因的说法）的领域，因而，它们确实是哲学研究的有效工具。另外，哲学实验和科学实验一样，也有不可忽视的探测性（exploratory）作用。本文通过将哲学实验和思想实验、广泛观察、密尔五法、科学实验等探究方法进行比较，特别是援引一些科学哲学家的考虑来论证这些判断。当然，我们并不自许通过比较分析获得的结论会具有演绎论证的形式。

另外，还需要就术语作补充说明。哲学直觉的性质和作用已成为近些年的重要哲学争论，相关争论也让实验哲学的讨论更为复杂起来。<sup>②</sup> 限于目的，本文和早期实验哲学实践一样，在一种相对朴实、包容性也更强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它包括一些典型的知识论或伦理学案例里人们的认知反应，也可以包括哲学家慎思之后的理论洞察。不过，我们不假定自己拥有一个能让所有人满意的清晰定义的概念，本文的论证也不依赖于此。

## 二、在思想实验和科学实验之间

随着实验哲学的发展，实验哲学的从业者（以及批评者）所设想的实验哲学和实验方法范围越来越宽广。在一个较近的文献里，研究者勾勒了实验哲学的两种观念：一种较窄的观念，指要对“人们关于哲学案例的直觉进行经验研究”；一种较宽的观念，则仅仅视之为“使用经验方法来裨益哲学问题”的研究。前者源于一种不满，即哲学家常常不加批判地使用自己的直觉来作为某个哲学主张的证据；后者则出于这样一个认识，哲学家也常常提出经验性的主张，而经验性的主张自然需要经验性的证据支持。<sup>③</sup>

从较宽的观念来看待实验哲学有些自然的好处，既能容纳更多类型的研究，也使得为实验哲学辩护的任务相对易于完成。不过，这种较宽的观念稀释了初期实验哲学的一些共同特点，特别是不能凸显《实验哲学宣言》的强烈动机，以及第一批实验哲学的代表性研究所呈现出来的颇为一致的工作范式。

我们对实验哲学的方法论价值的讨论，将立足于较窄的观念。简言之，我们将《实验哲学宣言》看作是实验哲学的纲领性文件，把实验哲学早期几个引起广泛讨论的工作视为实验哲学研究的典范，包括：乔纳森·温伯格、肖恩·尼科尔斯、斯蒂芬·斯蒂奇等人的《规范性和认识论直觉》，爱德华·麦西瑞和斯蒂芬·斯蒂奇等人的《语义跨文化风格》，约书亚·诺布的著名论文。从实验哲学的发展历程看，正是这些论文的成功示范引起了讨论和仿效。

从这种较窄的观念来看，我们曾主张，可以仿拟罗素阐述神学、哲学和科学三者关系的著名表达来理解实验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即实验哲学中的实验方法乃是一种介于思想实验和科学实验之间的实验方法。<sup>④</sup>

① 费多益：《实验哲学：一个尴尬的概念》，载《哲学分析》，2020（1）；梅剑华：《洞见还是偏见：实验哲学中的专家辩护问题》，载《哲学研究》，2018（5）。

② 关于“哲学直觉”的认识论作用的辩护，可参见 A. I. Goldman.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and Intuitional Methodology”.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2010, 84（2）: 115-150。对相关争论的一个梳理和评估，可参见王奇琦：《直觉的谱系》，载《科学技术哲学》，2019（2）。

③ J. Sytsma. “Two Origin Stories fo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Teorema: Revista Internacional de Filosofia*, 2017, 36（3）: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23-43.

④ 刘小涛、周从嘉：《广泛观察与动物行为学方法论》，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4）。

和扶手椅哲学家常常利用的思想实验一样,哲学实验的目标是哲学的,旨在通过实际的实验来获得一般性的哲学结论;这些结论的建立,往往诉诸以实验的方式获知的某种类型的“哲学直觉”起作用的方式。不过,哲学实验和思想实验有一个实质性的区别。因为论题的形而上学性质、普遍性特征,或者因为实践、伦理的考虑,思想实验常常不能开展实际的实验,只能以“想象”(或设想)的方式进行;与之对照,实验哲学中的实验则不能仅仅通过纯粹的思考或“设想”来完成,它要求实际进行真正的实验。

就要求进行真正的实验而言,哲学实验和科学家的科学实验一样,其程序规范和结果的质量控制需要满足一般性的实验要求,比如,程序上应该透明,结果应该可公共观察、可重复检验。特别是,实验哲学家一般都分享科学家的方法论信念,在涉及世界的经验特征的领域,以实验为基础的论证比那些不能获得实验支持的论证要更有说服力。当然,哲学实验和科学实验也有比较显著的差异,比如二者的目标不太一样。科学实验一般旨在获得经验性的数据来检验或确证一个科学假说或理论,而哲学实验旨在获得一些能支持或反对某个一般性哲学结论的经验证据,期望获得有重要哲学蕴含的结论。以早期典型的实验哲学工作而言,它们通常想表明,某种类型的哲学直觉受文化、语言、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能作为特定哲学理论的基础<sup>①</sup>,或者某种类型的直觉反应可能支持特定的哲学结论。简言之,哲学实验是为特定哲学目标服务,通常并不是为了发现某个具体的经验事实,或者为一个经验性的理论提供检验。很自然,哲学实验和科学实验之间应该还有更多差异,比如,目标的差异也可能使得实验结果的某些方面特别吸引实验者的注意力,但这些特点可能在科学实验和哲学实验中起着不一样的作用,但阐明这些差异可能会让我们远离主题。

那么,大致如此勘定的哲学实验,其认知价值何在?显然,它们既不能像思想实验的推论一样,因为能成为一个演绎论证的构成部分,从而成为支持或反对一个一般性的哲学理论的理由;同时,它们也不能像科学实验的结果一样“服务”于一个科学假说或理论。

### 三、哲学探究方法的辩护

关于实验哲学方法论的辩护,一个核心争议在于如何理解哲学研究的性质。哲学研究究竟和科学探究有无差异?相应地,它们产出的知识是不是有类型差异,因而在方法论上,是不是也意味着演绎推理或归纳推理(推理或观察)在知识生产中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实验哲学从业者的一个常见策略是坚持蒯因式的主张,为哲学和科学的连续性辩护,认为哲学探究本质上也是经验性质的。这种辩护策略最为彻底,也面临最为顽强的抵抗,因为它无法说服以概念分析为己任的哲学家。按照我们的判断,实验哲学的辩护未必需要依赖经验主义的元哲学立场,或许,只需要采纳一种相对温和的方法论自然主义或者方法论多元论就足够了。这两种辩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验哲学从业者的内部分野,而“取代扶手椅哲学”和“为哲学的工具箱增添新工具”是这一分野在目标上的表现。

我们选择的辩护路线有实用主义的特点,它着眼于探究方法是否有助于达成特定认知目标。这一辩护路线的合理性在于两个观察:

首先,科学探究方法的认识论辩护,常常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达成特定认知目标;对特定哲学探究方法的辩护,也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有些科学哲学家,比如费耶阿本德和哈金,已经为科学方法论的多元主义提供了有力辩护。哈金有一个生动的类比:“建造房子或种植番茄都不止有一种方法。我们不应该期望像知识的增长这样繁杂的东西,会被某种方法论束缚手脚。”<sup>②</sup>在哲学探究

① K. Vaesen, et al. "The Reliability of Armchair Intuitions". *Metaphilosophy*, 2013, 44 (5): 559-578.

② 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123页,科学出版社,2011。



中，实用的精神也同样鼓励方法论的多元主义。

其次，20 世纪的哲学发展表明，逻辑分析方法和语言分析方法特别适合于一些哲学目标。但是，以当代的眼光看，不管是逻辑分析还是语言分析，对它们的辩护也只能根据下述论证获得一个比较弱的结论：（1）如果一种哲学方法有助于实现特定哲学认知目标，那么它是可以用的方法；（2）逻辑分析方法有助于实现特定哲学认知目标，因此，（3）逻辑分析方法是可以用方法。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可靠的哲学论证可以达到这样的结论，即逻辑分析方法（或语言分析方法）是唯一能实现哲学认知目标的方法，或者说逻辑分析方法是能实现所有哲学认知目标的方法。同样的论证显然也支持实验哲学方法。将实验哲学方法作为一个实例代入上述论证形式，不过是初等逻辑习题。重要的是，如何让这个论点不免于空泛？或者说，如何表明实验哲学方法确实有助于实现特定哲学目标？

#### 四、作为发现工具的哲学实验？

从代表性工作来看，实验哲学家往往宣称，某个哲学实验获得了重要的“发现”（discovery），相应地，他们也把实验哲学方法理解为是“发现”的途径或工具。斯蒂芬·斯蒂奇在一个访谈里讲道：“诺布发现了‘诺布效应’（Knobe Effect），这是早期实验哲学中最引人注目、最具影响力的发现之一，也是最有力的发现之一。”<sup>①</sup> 在《实验哲学》一书里，编者也频繁地用“发现”一词来描述相关成果，比如：“（温伯格、尼克尔斯和史迪奇）他们使用了分析知识论中的标准思想实验，并且发现在东亚人和西方人之间有显著差异。他们还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参与者之间的差异。”<sup>②</sup> “研究者预测：西方人将比东方人更可能接受因果—历史理论，而且这正是他们的发现。”<sup>③</sup> “这些研究者一致发现：即使他或她的行为完全被决定了，人们认为行动者在道德上也是要负责的。”<sup>④</sup>

将哲学实验视为发现的工具，或者认为某个哲学实验发现了某个重要事实，这些判断极为可疑。一个重要理由是，一般而言，科学家并不将科学实验描述为发现的工具。对于归纳主义的发现模型来说，实验的目的是收集更多的观察证据来确证理论；对于演绎主义的发现模型来说，实验的目的是证伪或检验一个从理论中衍推出来的预测或假说。<sup>⑤</sup> 给定哲学实验和科学实验在程序和结果上的相似性，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哲学实验可以享有“发现”的荣光。

就典型案例来看，把实验方法理解为发现的工具也与实际不符。不管是关于语义直觉的实验、知识论直觉的实验，还是道德直觉的实验，都很难说实验获得了实质性的新发现。以关于知识直觉的实验为例，人们会在某些知识案例上产生各种分歧，这几乎是哲学学生在第一堂知识论课上就可以发现的事实。没有理由认为一个经过大量文献阅读和严肃学术讨论的哲学学者，需要通过哲学实验才能发现这一点。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专业训练等因素会如何影响人们关于“S 是不是知道 P”的判断？对这个问题，恰当的控制实验也许会为某个假设提供辩护。不过，控制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发现”这个假设所表达的事实的过程。

把实验方法理解为发现的工具，还面临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实验设计者会在众多变量中挑出其中某一两个变量来进行实验控制。和特定行为反应或直觉反应相关的影响因素总是数量很多，如果不是因为已经发现某些重要事实或重要联系，就不能解释何以实验的设计会挑选出某个或某些变量来加以控制。以诺布的著名实验为例，对实验者设计“有意改善环境”“有意破坏环

① 隋婷婷、张学义：《实验哲学的前世今生与未来展望》，载《哲学分析》，2019（6）：186。

②③④ 约书亚·诺布、肖恩·尼克尔斯：《实验哲学》，21、21、94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⑤ D. C. Gooding, “Experiment”. In W. H. Newton-Smith (eds.),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p. 117–126.

境”这一对变量的最佳解释，就是在实验进行之前，实验者已然提出有趣的猜测或假说，或者说发现了这一点，即人们关于道德责任的判断和行为效果的善恶有关联。

通过将实验哲学和动物行为学研究进行类比，我曾论证动物行为学家的广泛观察方法对于实验哲学颇有启发。康拉德·洛伦茨、尼可拉斯·廷伯根等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建立了今天被称为经典动物行为学（Ethology）的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他们强调要在自然环境下对目标动物进行广泛的行为观察，然后，在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自然实验或控制实验，以确定影响动物行为的因素和特定行为之间的关联。<sup>①</sup> 正是对自然条件下的行为观察的强调，使得欧洲的动物行为学研究传统区别于美国的实验心理学研究进路，后者常用实验室的“斯金纳箱”之类的实验设备进行控制条件下的实验。<sup>②</sup>

实验哲学研究和动物行为学研究，在目标和方法上有可以类比的地方，当然，这种类比需要忽略很多不能类比的方面。在目标上，动物行为学“旨在研究动物‘本能性的’或物种特有的行为，特别强调它们对每个物种所生活的生态位的适应性”<sup>③</sup>。动物的各类行为和行为的原因都是动物行为学家关心的议题。实验哲学所关心的哲学直觉，不管是语义直觉、知识直觉，还是道德直觉，抽象地看，都是特定类型的行为反应。在方法上，这两个研究领域都有经验研究的性质，都需要面对复杂的行为反应和影响行为的复杂变量。因此，开展以广泛观察为基础的实验研究，对于检验一个理论或假说来说都很重要。

给定两个研究领域之间可类比的方面，动物行为学方法可能对于实验哲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的启发。其一，在哲学实验的情景里，观察显然都先于理论。控制实验不应该是盲目的，最好以广泛的自然观察为基础。<sup>④</sup> 所有的哲学实验设计，都基于哲学家关于议题的丰富经验，在这个贫乏的意义上，或许，我们也最好将哲学实验视为广泛观察基础之上的控制实验。其二，深思熟虑的哲学实验都是由理论主导的。哲学实验的认知价值不是发现某些新事实，毋宁说，它们是在辩护的语境中起作用，即为特定的基于观察的经验性概括或假说提供确证。<sup>⑤</sup> 另外，动物行为学家的研究表明，对动物行为的观察和实验最好在自然环境下进行，因为动物行为是对自然环境下的刺激作出的反应，在圈养、监禁等非自然条件下，某些因素会导致动物行为的改变。同样，在开展哲学实验的时候，如何确保被试的反应确乎是最自然的反应，这对哲学实验的设计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现在看来，上述建议虽然有合理性，但仍然未能准确地把握实验哲学方法的认知价值。它的缺陷是双重的：其一，它没有准确地理解实验哲学方法的局限，这些缺陷或许可以参照密尔方法的局限来获得更好的理解；其二，它也没有为对抗针对实验哲学的怀疑论做好足够准备，特别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实验的探测性作用，从而对哲学实验的力量估计不足。<sup>⑥</sup> 至少在部分情况下，探测性实验确实能获得“新发现”，从而“有自己的生命”（has its own life），而不仅仅只是为某个基于观察的假设或理论提供经验辩护。

## 五、哲学实验的检验作用和探测作用

在《实验哲学宣言》里，作者们云：“实验哲学家不会仅仅满足于理解人们在表面上发现的那

① 尼可拉斯·廷伯根：《动物的社会行为》，华夏出版社，2021。

② W. N. Schoenfeld, and S. H. Baron. “Ethology an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Science*, 1965, 147 (3658): 634 - 635.

③ 尼可拉斯·廷伯根：《动物的社会行为》，11页，华夏出版社，2021。

④ 有些社会学家认为，比起访谈和问卷调查，系统的田野观察获得的信息要更为可靠、更为精确。参见 G. J. McCall. “Systematic Field Observ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4, 10: 263 - 282.

⑤ 刘小涛、周从嘉：《广泛观察与动物行为学方法论》，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4）。

⑥ 在第三届“东南大学实验哲学工作坊”（2021年）期间，颜青山、吴东颖的评论让我注意到这个缺陷。

种直觉方式。……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人们为什么有着他们所拥有的那些直觉。”<sup>①</sup> 这一陈述明确表达了实验哲学承担的双重目标，即发现某种直觉起作用的方式并对何以人们会产生这种直觉给出解释。因为把哲学事业理解为是经验性质的，为了达成发现和解释的目标，实验哲学家因此不得不投身于“那些关于人类真实情况的混乱的、偶然的和非常可变的真理之中”<sup>②</sup>。对这样一些涉及复杂语言行为和直觉反应的经验性质的探究，实验哲学家认为实验是最好的方法论策略。这个方法论判断，在精神上和培根、密尔等人对实验的倡导是一致的。

在《逻辑系统》里，密尔曾提出著名的“密尔五法”。根据密尔的判断，这些方法是发现因果关系和因果律的工具，也是“实验探究的所有可能样式”<sup>③</sup>。我们的一个观察是，不管是就实验哲学的目标而言，还是从应用实验哲学方法的典型情形来看，它们都只不过是密尔方法在探究哲学直觉上的具体应用，或者说，都是以“拧狮子尾巴”（培根语）的方式来操控世界。相应地，密尔方法的力量和局限对于我们理解实验哲学方法的认知价值有一般性的启发。关于密尔方法的局限，当代逻辑学家有一个接受度非常高的评论：“密尔本人相信，上面分析的技术（指密尔五法——引者注）可以用作发现因果关系的工具，并且能够用作证明因果连接的准则。在这两点上他都错了。”<sup>④</sup> 柯匹和柯恩的批评着眼于两点：（1）作为科学发现的工具，密尔方法仍不充分，它的恰当应用还需要依赖于在观察基础上提出的因果分析（或者关于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说）。（2）因为密尔方法本质上是归纳性质的，鉴于归纳和演绎之间的巨大鸿沟，密尔方法也绝不可能有证明的效力。

从发展历程来看，实验哲学和实验心理学有紧密的亲缘关系，典型的实验哲学工作也或多或少以仿效实验心理学的方式进行。密尔五法是一般性的实验方法，没有理由认为仿效实验心理学的哲学实验会免疫于密尔方法的局限。问题是，在褫夺了哲学实验作为发现工具和证明手段的称号之后，该如何认识哲学实验的认知价值？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断有哲学家对实验的作用和认知价值作出思考。研究者已经表明，相比于理论而言，实验的作用在传统科学哲学里被严重忽视了。<sup>⑤</sup> 根据这些研究者对实验的性质的讨论，除了提供经验法庭来检验理论以外，实际上，“实验的探究性、非证明性的作用在现代科学中也越来越重要”<sup>⑥</sup>。倘若科学哲学家的这些判断是合理的，那么，以科学实验为理想型的哲学实验，就应该和一般性的科学实验一样，既有重要的检验作用，还有重要的探测性作用。

在传统的科学哲学观念里，实验就是要让科学理论面对经验法庭的检验，因而被视为“理论的女仆”。<sup>⑦</sup> 根据归纳主义的确证理论，比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实验的目的是收集作为证据的观察陈述，理论陈述最终都需要还原为观察陈述，以面对观察证据或经验检验。根据波普尔式的假说—演绎方法，科学家总是从理论演绎出假说或者有经验意义的预测，这些假说和预测都需要接受实验的检验或证伪，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虽然暂时被接受，但也需要承担向未来开放的认知风险。在《被忽视的实验》一书里，富兰克林讨论了实验的这种检验作用。通过对物理学案例的深入分析，富兰克林表明，实验可以确证一个已经存在的理论，也可以帮助物理学家在竞争理论和假说之间作

①② 约书亚·诺布、肖恩·尼克尔斯：《实验哲学》，5、1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③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J. M. Robson (ed.).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4, p. 405.

④ 欧文·柯匹、卡尔·科恩：《逻辑学导论》，54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⑤ A. Franklin. *The Neglect of Experi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547.

⑥⑦ D. C. Gooding. "Experiment". In W. H. Newton-Smith (ed.).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0, p. 118, pp. 117 - 126.



出选择,从而为迪昂一蒯因论题给出一个实用的解答。<sup>①</sup>

不管一个哲学实验关心的议题如何,实验哲学家总是会在前期的分析基础之上提出多个可能的假说或猜测;和科学实验一样,一个哲学实验,在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总是对这些假说有重要的检验作用。比如,在一个研究大众的理性行动概念的实验研究里,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即人们日常的理性行动概念和哲学家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所刻画的理性行动概念有些重要差异。这一假设得到了实验证据的支持。<sup>②</sup>

传统的科学哲学观念受到一些特别注重科学实践的哲学家的批评。有几个批评尤其和当下议题相关:其一,研究者指责这种观念的知识概念特别窄,仅仅限制于可表达的命题(按照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区分,即观察命题和理论命题);它至少不恰当地忽略了那些使用仪器设备进行实验操作的技能知识。其二,这种“理论中心的”(theory-dominated)科学哲学没有恰当地理解实验对科学所作出的贡献。<sup>③</sup>实验常常可以在不依赖于理论的情况下助产探究,因而“实验有其自己的生命”(Experimentation has a life of its own)。<sup>④</sup>

在观察到的现象和多种可能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明朗的情况下,探测性实验是必要的。哈金对这种实验的动机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做实验可能只是出于好奇,想看看会发生什么事。”<sup>⑤</sup>当然,有时候,实验会指引新的研究的方向,比如获得的结果会进一步要求人们提出新的理论来予以解释。哈金在著作里提供了多个有趣的案例,比如布儒斯特关于实验光学的实验。<sup>⑥</sup>据我所知,有一个著名的动物行为学案例,也可以很好地表明探测性实验起作用的方式。为了探究究竟哪些因素会诱发雄三刺鱼的攻击行为,廷伯根准备了多种三刺鱼模型,还有刚被杀死的雄三刺鱼。实验表明:“一个只有一只眼睛和红色腹部的雪茄形状模型,引发了强烈的攻击;一个形状完美的模型,或者一条刚被杀死的三刺鱼(没有红色的腹部),引起的攻击反而远没有那么强烈。”<sup>⑦</sup>

在实验哲学里,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关于电车困境和天桥困境的探究。人们关于这两种情形的判断分歧,促使加西华·格林发展出一个理论来加以解释。这一理论认为,人们面对电车困境与天桥困境之所以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其缘由是两个情境引发的情感反应不同。他们还进一步设计了实验来检验这一判断。<sup>⑧</sup>

关于实验科学的哲学讨论已经让研究者注意到,实验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认知功能,比如科学史记载了许多科学实验的偶然发现。也许与之类似,在某些时候,哲学实验也能帮助实验者“意外地”或者说间接地发现一些新事实(就像科学实验获得的意外结果),但目前来看,还没有特别典型的案例值得称道。有一些历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或科学哲学家,强调科学实验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认知功能,包括创造现象、创造新的工具性知识、建构事实等<sup>⑨</sup>,除此之外,实验可以服务于说

① A. Franklin. *The Neglect of Experi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3.

② 刘小涛、张孟雯:《大众的“理性行动”概念:一种实验哲学视角的考察》,载《哲学分析》,2016(1)。

③ 亦有中文著述将“theory-dominated”一词译为“理论优位”,参见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科学出版社,2011;此处借鉴了黄翔的表达,参见黄翔、塞奇奥·马丁内斯:《从理论到实践:科学实践哲学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④ I.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50.

⑤⑥ 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124、127页,科学出版社,2011。

⑦ 尼可拉斯·廷伯根:《动物的社会行为》,93页,华夏出版社,2021。

⑧ J. D. Greene, et al. “An fMRI Investigation of Emotional Engagement in Moral Judgment”. *Science*, 2001, 293 (5537): 2105 - 2108;朱菁对格林的实验做了有见地的讨论,详参朱菁:《认知科学的实验研究表明道义论哲学是错误的吗?——评加西华·格林对康德伦理学的攻击》,载《学术月刊》,2013(1)。

⑨ 法国科学社会学家拉图尔把科学活动描述为“依据环境建构事实”。参见拉图尔:《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253页,东方出版社,2004。

服共同体成员或者大众。<sup>①</sup> 就典型的哲学实验而言，这些功能也有或强或弱的表现，不过，阐明这些特征的任务还没那么迫切。

## 六、结语

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的观点不过是指责实验哲学家对“发现”一词的使用过于随意。但实际上，我们坚持的是一种更实质些的立场——哲学实验有没有获得“发现”，这不是一个语言用法问题，也不是如何评价具体实验结果的问题，而是一个该如何理解实验的认知价值的一般性问题。

从比较传统的实验观来看，密尔五法的局限和认知价值，为我们理解哲学实验方法的局限和认知价值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我们建议，应该根据归纳法的一般特征来理解哲学实验方法的作用或认知价值，它们不是发现的途径，也不能提供确证或证明，但它们是检验假说的有效工具。

仅当结合基于广泛观察而提出的假说，实验方法才能有效发挥作用。由于绝无可能把和某种哲学直觉相关的所有因素都予以考虑，因而在实践上，也应该把哲学实验方法和那些基于广泛观察基础之上形成的一个或多个假说一起使用。在哲学实验的探究过程中，人们确实提出各种不同的假说，或者将不同的因素视为待探究的哲学直觉的原因。正如现代科学普遍使用的控制实验方法会帮助我们在假说之间作出选择，哲学实验不过就是控制实验方法在哲学领域的应用。尽管有其局限，但近些年的实验哲学研究已经表明，哲学实验方法可以卓有成效。

关于实验科学的哲学讨论表明：除了检验性作用，科学实验往往还有探测性作用；实验的价值并不必然依赖于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说。在没有特别明确的假说以支持实验控制的情境里，试错和探测性实验也可能获得有价值的发现。<sup>②</sup> 科学实验如此，哲学实验也是这样。

## On the Cognitive Values of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s

LIU Xiaota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raises some controversial methodological issues. While advocates think they have a useful tool indeed, scepticists doubt that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s a legitimat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and consider it either unproductive or simply reduced to be part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In comparison with thought experiments,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Mill's methods,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gnitive values of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s could be well appreciat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uses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s in natural sciences. In particular, it argues that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s are not tools of discovery, nor could they provide proofs for philosophical theories. However, they are powerful empirical testing for empirical hypotheses. They also have exploratory values.

**Key words:**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Philosophical experiments; Scientific experiments

(责任编辑 李 理)

<sup>①</sup> A. Franklin. *The Neglect of Experi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3.

<sup>②</sup> 哈金颇赞赏地引用过物理学家乔治·达尔文的一个表达：“我们有时应该做一个疯狂的实验，例如每天早晨对着郁金香吹喇叭，连吹一个月。很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发生什么，那么就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参见伊恩·哈金：《表征与干预：自然科学哲学主题导论》，125页，科学出版社，2011。